

據說，古時的「地」字，是用兩個「土」字為基本結構，而「土」字寫作。猛一看，忍不住怦然心跳，差不多覺得倉頡造了個「有聲音效果的字」，彷彿間只見宇宙洪荒，天地濛濛，一片又小又翠的葉子中氣十足的，迸的一聲竄出地面，人類嚇了一跳，從此知道什麼叫土地。

《爾雅》——一本最古老的字典——上面說：「地，底也，其體底下，載萬物也。」看著，看著，開始不服氣起來，分明是一本文字學的書嘛，怎麼會如此像詩，把地說成最低最低的萬物承載的搖籃，把地說成成了人類的「底子」，世上還有比這更好的解釋嗎？

終於想通了，文字學家和詩人是一種人，一種咕咕呱呱跟在造物身後不停的指手畫腳，企圖努力向人解釋的人。

在中國語言裡，大地不但是有生命的，而且還有得非常具體。

譬如說「地毛」，地竟被看作是毛髮青盛的，地難道是一個肌膚實突的少年男子嗎？而地毛指的是一些「莎草」。下一次，等我行過草原，我要好好的看一下大地的汗毛。

地也有耳，「地耳」指的是一種菌類，大略和木耳相似吧！大地的耳朵，它倚側著想聽些什麼呢？是星辰的對位？還是風水的和絃？

吃木耳的時候，我想我吃下了許多神祕的聲音。

另外有一種松茸，圓圓的叫「地腎」，奇怪，大地可以不斷的捐贈他的腎而長出新的來

有一種紅色的茜草叫做「地血」，傳說是人血所化生，想起來悽怖中又有不自禁的好奇和期待。有一天，竟會有一株茜草是另一種版本的我，屬於我的那株茜草會是怎樣的紅？殷憂的濃紅？浪漫的水紅？鬱憤的紫紅？沉實的棕紅？抑是歷歷不忘的斑紅？孰為我？我為孰？真令人取決不下。

「地肺」是什麼？有時候指的是山，有時候指的是水中的浮島。在江蘇、在河南、在陝西，都有地方叫地肺，不管是以山或以島為肺葉，吐納起來都是很過癮的吧？

「地骨」同時指石頭和枸杞，把石頭算做骨骼是很合理的，兩者一般的嶮崎磊落。喜歡石頭的人都可以把自己看做「摸骨專家」，可以仔細摸一摸大地的支架。可是把枸杞認作地骨卻不免令人驚奇，想來石頭做地骨取的是「寫實派」手法，枸杞作地骨應是「象徵派」手法。枸杞是一種紅色顆粒的補藥，大概服食後可以讓人擁有大地一般的體魄吧！枸杞也叫地筋，不管是「大地之筋」或「大地之骨」，我總是寧可信其有。

「地脂」是一篇道家的故事，據說有人偶然遇見，偶然試擦在一位老人的臉上，老人的皺紋頓時平滑如少年，世上有多少青春等待喚回，昨夜微霜初渡河，今晨的秋風裡凋了多少青髮？我們到何處去尋故事中的「地脂」呢？

「地脈」指的是河流，想來必是黃河動脈，長江靜脈吧？至於那些夾荷帶柳的小溪應該是細緻的微血管了。這樣看來喜瑪拉雅真該是大地的心臟了，多少血脈附生在它身上！只是有時想來又令人不平，如河川是血脈，血脈可不可以是河流呢？側耳聽處，那一帶是黃河冰澌？那一帶是錢塘浙潮？究竟是人在江湖？還是江湖在人？今宵可否煮一壺酒，於血波沸揚處聽故國的五湖三江？

「地脊」幾乎是一則給小孩猜的謎語，一看就知道是指山，山是多崢嶸秀拔的一副脊椎骨啊！永不風溼，永不發炎的挺在那裡，有所承當，有所負載的脊梁。

地也有嘴，叫「地喙」指的是深淵，聽說西域龜茲國的音樂是君臣靜坐於高山深谷之際，聽松濤相激，動靜相生，虛實相蕩而來，如果山是竹管，深淵便是鑿陷的孔，音樂便在竹管的「有」與孔穴的「無」之間流瀉出來，如果深淵是大的之口，那該是一張啟發了人間的音樂的口。

所有的民族都毫無選擇的必須愛敬大地，但在語彙裡使大地有血脈有骨肉，有口有耳的脊骨的，恐怕只有中國人吧。大地的眾子中如果說我們中國人最愛她，應該並不為過吧！

除了在語言裡把大地看作有位格有肢體的對象，其他中國語言裡令人稱奇的跟大地有關的語彙也說它不完！

「地味」兩字令人引頸以待，急著想知道究竟說的是什麼。原來是指天地初生，地湧清泉的那份甘冽，聽來令人焦灼艷羨。恨不得身當其時，可以貪心連撈它三把，一掬盪面，一掬饜渴，一掬清心。

「地丁」也頗費猜，千想萬想卻沒想到居然是指野花蒲公英，真是好玩。地丁是什麼意思？寫《本草綱目》的李時珍也說不清楚，我只好將之解釋為大地的小守衛兵，每年看到蒲公英，我忍不住竊然自喜，和他們相對瞬目：「喂！我知道你是誰，你們這些又忠心又漂亮的小衛兵，你們交班交得多麼好看，你們把大地守衛得多麼週密，你們是唯一沒有刀沒有鎗的小地丁。」那些傢伙在陽光下顯出好看的金頭盔，卻假裝沒聽見我說話，對了，我不該去逗他們的，他們正在正正經經的站崗呢！

「地珊瑚」其實就是籐，算來該是一種綠色種的變色珊瑚了。世上的好事好物太多，有時不免把詞章家搞糊塗了，不知該用什麼去形容什麼，應該說「好風如水」呢？還是該說「好水如風」呢？應該說「人面如花」呢？還是說「花似人面」呢？「江山如畫」和「畫如真山真水」那一個更真切？而我一眼看到地珊瑚雖覺清機妙趣盈眉而來，卻也不免躍躍然想去叫珊瑚一聲「海籐」。

「地龍子」指的是蚯蚓，聽來令人簡直要噗哧一笑，那麼小小的蠕蟲，那能擔上那麼大的龍的名頭！但仔細一想，到覺得地龍子比天龍可愛踏實多了。誰曾看過天龍呢？地龍卻是人人看過的，人生一世果能土裡來土裡去像一隻蚯蚓，不見得就比雲裡來雨裡去的龍為差，蚯蚓又叫「地蟬」，這傢伙居然又善鳴，不太能想像一隻像植物一樣活在泥土裡的動物怎麼開口唱歌？可是每次在鄉下空而靜的黃昏，大地便是一棵無所不載的巨樹，響亮的鳴聲單純的傳來，乍然一聽，只覺土地也在悠悠然唱起開天闢地的老話頭來。

「地行仙」常常是老壽星的美稱，仙人中也許就該數這種仙人最幸福，餐霞飲露何如餐穀飲水？第一次看一位長輩寫「天馬行地」四個字，立覺心折，俗話常說「雲泥之別」，其實雲不管多高多白，終有一天會托胎成雨水，會重入塵寰，會委身泥土而混然為一。求仙是可以的，但是，就做這種仙吧！

「地貨」是商業上的名詞，一切的蔬菜、水果、蘿蔔、山芋、荸薺全在內，我有時想開一家地貨行，坐擁南瓜的赤金、菜瓜的翡翠以及茄子的紫晶，門口用敦敦實實的顏體寫上「地貨行」三個大字——想著想著，事情就開始實在而具體起來，彷彿已看見顧客伸手去試敲一枚大西瓜，而另一個正在捏著一隻吹彈得破的柿子，急得我快要失口叫了起來。

「地聽」一詞是件不可思議的軍事行動，辦法是先掘一個深深的坑，另外再準備一個土甕，甕用薄皮封了口，看來有點像鼓。人抱著這種鼓甕躲在地坑裡，敵人如果想挖地道來襲，甕就會發出聲音。這雖然是戰爭的故事、生死交關的情節，可是聽來卻詩意盎然。又有一種用皮做的「胡祿」，人躺在地下把它當枕頭枕著，也可以遠遠聽到行軍之聲，大地到底怎麼回事？怎麼會有這麼多神奇？

「輿地」兩字是童話也是哲學，中國人一向有「天為蓋，地以載」的觀念，大地是用來載人的。但是，那一種載法呢？中國人選擇了「車子」的形象，大地一下子變成一輛娃娃車，載著歷世歷代的人類，在茫茫宇宙中穩然前行。我想到神往處，恨不得縱身雲外，把這可愛的、以萬木流蘇以千花為瓔珞的娃娃車（而且是球型的，像灰姑娘赴王子晚宴所乘的那一輛），好好的看它個飽。

「地銀」指的是月光閃亮發光的河流，「地鏡」也類同，指湖泊水塘。生平不耐煩對鏡，也許大千世界有太多可觀可嘆可喜可醜之景，總覺對鏡自賞是件荒謬的事。但有一天，當我年老，我會靜靜的找到一方鑲滿芳草的澤畔，低下頭來，梳我斑白的頭髮，在水紋裡數我的額紋。那時候，我會看見雲來雁往，我會看見枯荷變成蓮蓬，蓮子復變成明夏新葉，我會怔怔然地望著大地之鏡，求天地之神容許我在這一番大鑑照中看見自己小小如戲景的一生，人生不對鏡則已，要對，就要對這種將朝霞夕嵐歲月年華一併映照的無邊無際的大鏡。

——選自《再生緣》（爾雅，一九八二）

## 導讀

張曉風，筆名曉風、桑科、可叵，江蘇銅山人，一九四一年生於浙江金華。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，重要散文集有《愁鄉石》、《步下紅毯之後》、《你還沒有愛過》、《再生緣》、《我在》、《你的側影好美！》等。

〈地篇〉從《爾雅》釋「地」：「地，底也，其體底下，載萬物也。」興起好奇的念頭，地，為什麼是最低最低的萬物成載的搖籃？地，人類的「底子」？因此發展出許多有關「地」的奇想：地毛、地耳、地腎、地血、地肺、地骨、地脂、地脈、地脊、地喙、地味……這些詞彙來自辭書、字典，張曉風藉此飛縱自己的想像力，上天入地，通古透今，完成「地人合一」的奇特散文。以「地耳」來說，張曉風知道它是一種菌類，馬上聯想到「木耳」，一轉又想到我吃下的是不是「許

多神秘的聲音」。以「地骨」而言，可以是石頭，也可以是枸杞，張曉風的聯想竟是：石頭作地骨，取的是「寫實派」手法；枸杞作地骨，取的是「象徵派」手法，因為枸杞是補藥，「可以讓人擁有大地一般的體魄」！

（選自《台灣現代文選》，三民，2004）

品味時間

1、作者在本文中用了很多有關「地」的詞彙，如「地脊」、「地喙」等，你是不是可以想出一些有關「天」的詞彙？